

東京怪談
第十二集
2008

妖狐人日記 ①

妖狐姥姥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京怪谈之驮尸人日记: 全4册 / 荆十三著.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520-1453-2

I. ①东… II. ①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7445 号

东京怪谈之驮尸人日记 1

著 者: 荆十三

责任编辑: 冯亚男

封面设计: 周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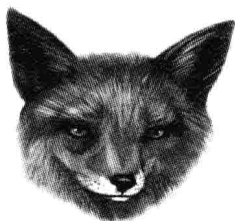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453-2/I·192 定价: 119.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东京大学，活祭坟场	001
第二章	妖刀村正，鬼节禁忌	020
第三章	驮尸秘辛，血色樱花	031
第四章	驮尸夜行，斩穴老头	041
第五章	凶宅旅店，妖狐娃娃	050
第六章	黑冢窃尸，佛珠发威	058
第七章	水下桥姬，食尸河童	066
第八章	斩穴下葬，封尸立碑	075
第九章	恶疾人妻，杀人童谣	083
第十章	人皮娃娃，致命血蛊	092
第十一章	千年古刹，灯笼妖僧	100
第十二章	富商冤死，百里驮尸	109
第十三章	毛倡妓，琵琶曲	117
第十四章	诡异般若，九州奇案	127



第十五章	缘定三生，铁板神算	133
第十六章	阴缘红伞，白衣桥姬	141
第十七章	倩兮女，飞头蛮	150
第十八章	海座头，蛇冢村	158
第十九章	温泉酒馆，猫又报恩	166
第二十章	青女坊，纸垂条	176
第二十一章	飞头蛮，落头氏	185
第二十二章	座敷童子，孩童失踪	195
第二十三章	二口女祭，梦魇惊魂	203
第二十四章	人面树，葬火海	213
第二十五章	琴师绝恋，墓前焚琴	221
第二十六章	蛇冢煞墓，蛇骨妖婆	229
	尾声	237

第一章 东京大学，活祭坟场

(1)

我叫白逸，你没听错，因为我身份证上确实写着这名，本人如今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我今年刚满 22 岁，我有个死党叫司徒天，我们俩从小就认识，可谓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他跟我一样都自幼跟一个老家伙学武，各类冷兵器无一不精，尤其偏爱九节鞭。司徒天比我大 1 岁，我喜欢叫他司徒。我们俩是莞城人，高考报考了同一所大学。

我们俩自称三铁死党，曾经一起同过窗，一起干过架，一起分过赃，就差一起嫖过娼了。我们俩的高考成绩惨不忍睹，勉强考上一所莞城的三流大学。要说咱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能一夜暴富，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在三胖子《盗墓笔记》的影响下，我们两个人非常天真地选择了最容易发家致富的考古专业。

半个月前，我跟司徒天很荣幸地接到学校系主任发的通知，说我们俩能公费前往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听到这消息，司徒天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整整兴奋了一晚上。我太了解这家伙了，他绝对是想去岛国见见传闻中的苍老师。当然，我心里也有这种纯洁的念头。打接到通知起，到前往日本的签证下发审批通过，足足用了半个多月。

等签证成功批下，我们两个没见过大世面的少年，总算坐上了飞往日本东京的国际航班，开始前往拥有苍老师的那个神秘国度。现在，我们俩正坐在飞往日本的国际航班上，司徒天这家伙在我旁边呼呼大睡，我看着机窗外



的白云，开始在脑海中幻想我即将抵达的城市——东京。

东京这座城市的各项指标都位居世界一流，无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览观光客。

当然，我也位列其中。我作为一个传统的华夏子孙，很奇怪的是，我从小便对日本怀有憧憬，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有东西在召唤我。时光荏苒，我依然能够感觉到那股神秘力量在吸引我，我知道自己是时候亲自去日本看看了。

至于司徒天这小子，他不单单是我的死党，还算我的大哥吧。因为司徒他们一家人都对我非常好，就连我的生活起居都会得到他们的照顾，司徒说是因为他祖上和我爷爷有忘年之交。我出生的时候母亲难产，医生问我父亲，是保我还是母亲，他选择了我，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什么感受。不过，我只知道从那以后，父亲天天嗜酒如命，整日喝个烂醉如泥，这也让我和他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鸿沟。

此刻，我依然望着机窗外依稀可见的富士山，心情十分复杂。我知道对于未来在日本会发生的一切，完全充满了未知和神秘，但我心中一直坚信，这趟东京留学之旅将会改变我的一生。

伴随着飞机在日本成田机场降落，我和司徒天拿上各自的行李走下机舱，二人并肩走出机场大厅，原本晴空万里的东京却突然下起了小雨，要知道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东京来说，雨水本就较多，能碰见雨水还是一件常事。我干脆就张开自己的双手，来迎接到东京的第一场雨。

“白逸，你傻了吗？赶快跟上啊，罗叔叔还在等着呢，我们还是快点离开比较好。”我知道司徒天很讨厌下雨天，加上他们家信奉风水玄学，所以直接打断了我的闲情逸致。

“好啦，我就来。”在这时候如果我要和他去探讨什么欣赏雨景，我绝对会被他说的那堆风水学给活活烦死。所以我也只能勉强一笑，乖乖听从司徒天的安排。

不过，我还是想好好享受一番，我稍作深呼吸，似乎闻到了空气中浓郁

的樱花香味，幻想自己站在白雪皑皑的富士山顶峰，俯瞰整个富士山的全貌。日本的大街两旁很干净，随处可见田园式建构的街头巷道，小镇的电线杆上站着几只白鸟，温暖的阳光与朦胧的湖水融为一体。还有日本的各式小吃料理，诱人可口的寿司，美味的拉面、香甜的米酒、各色连名字都说不上来的甜点，瞬间涌入我的脑海。

日本是一个多么宁静而繁荣的城市，让我对即将开始的留学之旅充满了无尽遐想。

就在我还在享受这场春雨的喜悦时，一道刺眼的光亮打破了我的臆想。

我睁开眼睛，突然发现在远处楼顶上有个黑影，他手上的东西正在熠熠发亮。

我很清楚那是望远镜，我死死盯着那道黑影，想知道他到底打算做什么？

然而，让我诧异不解的是那道黑影此时却站了起来，好像在跟我互相对峙。

“喂！白逸，你到底走不走，再不走我可不管你了啊！”司徒天此时却在远处大声叫道。我发现司徒天已经离我很远了，我刚想回应他，不过想起楼顶上的黑影，我又再次看了过去，楼顶上早已空空如也，就好像那上面从没有人出现过。

我也没时间多想，向着司徒天跑了过去，跟司徒天一起坐在了车的后座，顺手带上车门。这会儿，容我说句心里话，坐在车上的感觉就是踏实，要知道飞机就一铁盒子，说掉就掉，基本命悬一线。

“白逸，你就别去学校住了，我们家在银座还有些关系，找个住处也比较容易，去学校住多苦，加上银座那边风水好，住着舒服。”司徒天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想让我和他一起住，我猜主要还是他爸爸司徒奋仁嘱咐过，不能让我受了委屈。

“我知道这是司徒叔叔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住在学校学习方便，银座离学校那么远，我又不是来东京旅游，司徒叔叔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也知道，我



是个喜欢清静的人，银座人太多，我去了反而不自在。”我选择婉拒司徒家的好意，我能来东京就已经很麻烦他们了，我也是个有自尊的人。

听到我婉拒了他，司徒天显然有些气愤：“哎呀，你这倔脾气，别说我老爸了，我更希望咱们一起住。实话跟你说吧，东京大学地处盆地，由西向东倾斜，有阴盛之倾。东边靠海，是季风进入大陆的必经口，但是经年下雪，寒气长年累积，暖气从上方溜走，所以得不到阳气补充，属于极阴之地，我还是奉劝你不要去住比较好。你一个人住，遇到脏东西我怎么给我老爸交代。”

对于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我来说，向来不相信什么风水迷信和牛鬼蛇神。所以，司徒的苦口婆心被我当成了危言耸听，左耳进，右耳出。我认为他只是吓吓我，人家东京大学开办了那么多年，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奇怪传闻。

对于保持沉默的我，司徒无可奈何，他咬了咬牙：“罗叔，把车调头！”

被称为罗叔的那个人显然没缓过来，说道：“小天，这样真的好吗？”

“不管，你回去复命即可，我以后再过去，现在我要去学校住一段时间。”

“可是……”罗叔很是为难，一脸纠结之色。

“可是什么呀，赶紧调头，再说我就叫我老爸削你！”

“好，小天，你别生气，我这就调头。”

结果很明显，司徒天还坚持站在我这边，毕竟我们从小玩到大。虽然他是个小富家少爷，但他总是喜欢和我这穷小子玩在一起，十几年了，偶尔闹些小矛盾，但更加坚定了我们之间的兄弟情义。

对于司徒的这番举动，我很感动。因为他们家特别相信风水，对于已经测到不吉利的事绝不会做，然而却肯为了我铤而走险，打破他们风水学上所谓的禁忌。我并未说话，向前伸出我的右手握成一个拳头，虽然司徒故意扭过头装作很生气的样子，但他也跟着伸出拳头与我对碰了一下。我表示了感谢，他也表示了他的理解。

然后我们俩相视一笑，十几年的默契在此时就完全展现了出来。一切尽在不言中。车子在日本的高速路上奔驰，中途我还看见了日本的标志性建筑东京铁塔，还有许多繁华的商铺，下了高速之后很快赶到东京大学的校门口。

我一下车东京大学的校园气息就完全笼罩了我，我顿时觉得无比震撼，你能想象在樱花如此繁盛的季节，樱花成林的景象？没错，在我们眼前是数不尽的樱花海，整齐的樱花树排列在两边，而路的尽头便是东京大学。

“白逸，看傻了吧？东京大学好歹也算日本屈指可数的大学，要说年头也有好几百年了，这里可出了不少人才，其中不少成了日本的顶梁柱，所以日本历届政府也要给东京大学一个面子。综合来说，东京大学的建筑大多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幕府式建筑，具有很强的历史参考价值，不管什么时代，都没有人敢打学校建筑的念头，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规模，除风水差了点，别的都很洋气。”司徒天的话让我很震惊，我想都没想过自己还能来这样的地方。

罗叔走在最前头领路，我和司徒天拉着行李跟在后面，司徒天一边给我介绍东京大学，一边大步地向樱花大道深处进发，我现在就像懵懂无知的少年，默默无闻地跟在司徒天背后。不过，我一路上都在欣赏校园的樱花，我突然察觉到了异样，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因为这异样的感觉，所以司徒天说那么多我都没听进去，不过我很想知道，司徒天这家伙为什么对日本东京大学如此了解。但我没有问，我想可能是司徒天他爸爸说的吧，他能知道一些日本的事也算正常。

在罗叔的带领下，我们直接来到了校长办公室，我和司徒留在外面等候。

我暗自猜想肯定有一些特殊原因，想来也应该，我是属于插班类型的留学生。

过了很久，罗叔才出来，他把刚拿到手的学生证和寝室牌给了我们俩。

随后，罗叔就驾车离开了，我和司徒拿着自己的行李，我们俩闲来无



事，就在走廊里随意逛了起来。我放眼望去，这里就仿佛是幕府时代的将军府一般，古老而富有生命力，所有的房间都是标准日本式推拉门，可惜灯光不是特别好，走路时木板还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不过，今天机场的那个黑衣人让我很费解，因为我不知道拿着望远镜的黑衣人想做什么？这让我头疼不已，隐隐间我意识到，我的世界似乎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和司徒天拿着各自的行李，开始找男生寝室大楼，走着走着我们俩步入学校的另一块景区，大概走了十来分钟，我们终于见到了男生寝室的全貌，我和司徒天被彻底吓傻。这比我们在国内的男生寝室辉煌气派多了，而我也特别喜欢这种古老的建筑。入口处建成了半圆形的石门，这让我想起了园林里拱月形的门，我们满怀期待地走了进去。

斜对面的红砖墙是教学楼，我们走在各大社团招募的小道上，突然，有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生对我们弯下腰行礼，然后向我们问路。司徒天这家伙最喜欢自作聪明，他指着另一栋红砖墙的大楼说：“你看，那边就是寝室了，你住几号寝室？”

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男生鞠躬道谢：“谢谢你，我要前往 414 号寝室。”

我一下抓住司徒天的手，笑着说：“真巧，我们也是，我叫白逸，他叫司徒天。”

问路的男生看着我们：“我是小次郎，白逸君，司徒君，初次见面，以后请多关照。”

我和司徒天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拖着两大箱行李和小次郎一起去找寝室。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 414 号寝室，刚一进门，寝室的环境又让人大吃一惊。

我立刻捂住司徒天的嘴巴，可是事实证明这无效，他打小练武，我的小胳膊早被他一手甩开了。在我们打闹的同时，小次郎选好了自己的床位，他招手叫我们别傻站在门外，进来看家电是否安全，整个寝室的四壁除了挂有

字画之外，还有空调、洗衣机、衣柜、书桌等家具，可谓是样样齐全。

小次郎看了看手机的时间，对我们说：“白逸君、司徒君，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你们去附近吃些日本料理。”

我和司徒天再三推脱，显然不想让小次郎破费，毕竟我们三个人才刚认识。

小次郎却摆出东道主的气势，让我们俩快点换鞋，还解释道：“就当庆祝我们相识。”

此时还未到下班高峰期，因此地铁站内人很少。买票时听小次郎说，东京的地铁平时都异常拥挤，几乎每个人都唇齿紧闭，面色凝重，很少有人互相交谈，并且列车上禁止拨打手机。在早高峰时段，为了防止女性被性骚扰，所有列车都会划分女性专用车厢。在东京的不少地铁站还有一队穿着白色制服的列车员——他们主要负责在列车开动前，将堵在各个门口的乘客硬生生地塞进车里。

我幻想着一张张被挤成肉饼那样贴在车窗上的脸，不禁有些担忧。想起国内一线城市，虽早晚高峰期也很拥挤，但还不至于需要工作人员将乘客硬塞入车厢。不过，东京的地铁很准时，可惜地铁拥堵不堪，但在地铁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相互推搡，发生口角争端的场景。

小次郎带着我和司徒天搭乘地铁赶到银座附近，银座两侧人行道宽阔，而且实行主要道路在周末和节假日禁止任何车辆通行的制度。小次郎拐入一个小巷子，边走边说：“酒吧和夜总会开始营业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左右，下午四五点银座边华灯齐放，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和荧光灯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不少活力。”

我们三个人走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前，小次郎带头推开店的木门，拨开门帘。

其实，我的肚子早饿扁了，我的脚还未进门就被鞠躬说“欢迎光临”的服务员拦住了。

小次郎走上去拉住我，舔了舔嘴唇：“白逸君，我们进去前要先脱鞋。”



我低头看了看一旁的鞋柜子，取下一双鞋子，一脸尴尬地蹲下身来换鞋，司徒天跟我一样也在换鞋，换好鞋之后。服务员领我们三个人到一个铺有草垫子的榻榻米，我坐下来后惯性地摸了摸草垫子，手指一尘未染。只听咻地一声，站在旁边的服务员打开了一个卷轴。

我和司徒天同时发出惊呼：“天呐！日本居然还有这样的菜单！”

小次郎为此见怪不怪，看着菜单问我们俩：“对了，你们要吃什么？”

我和司徒天都对自己的日语水平信心满满，看了一眼菜单，可这都是什么鬼字体？我只能勉强看懂一两道菜名。于是，我假装没吃过日本料理的样子对小次郎说：“我们没在日本吃过日式料理，小次郎，不如你来点吧，我们不挑食。”

小次郎对点头哈腰的服务员说了一堆日语，等菜上到矮桌子上，我开始猜测小次郎可能是一个小富二代。总共上了五道菜和一瓶清酒，分别是生鱼片、鱼子酱寿司、北海道的石狩锅，两碗荞麦面。

我吃了一个寿司，用手肘碰了碰司徒天，用中文说：“好吃，比国内的好吃多了，正宗的就是不一样啊。”

司徒天露出鄙夷的眼神，对我说：“白逸，我觉得一般般，没那么好吃。”

此时，坐在我们对面的小次郎，夹起一块橙红色的肉，蘸了他面前那个小盘里的一点酱油和绿色芥末，十分开心地说：“白逸君、司徒君，你们吃吃这北海道的鲑鱼，鱼肉鲜嫩，口感很好。”

我和司徒天确定这是三文鱼后，夹了一块说：“原来三文鱼就是鲑鱼。”

结果我刚吃一口，就体验到了传说中的倍酸爽，芥末的辣味从鼻腔直冲到头顶，眼泪立刻夺眶而出，一时之间，我被呛了个手忙脚乱。司徒天向我递过来他刚泡好的玄米茶，我接连喝下两杯，一股绿茶的幽香流入胃部，顿时缓解了不少。

小次郎将我刚才情急之下插在寿司中的筷子拔出来，递给我之后，才笑着继续说道：“白逸君，在日本很注重各种礼仪，其中用餐的就有很多

忌讳。”

司徒天把手里的筷子放在桌上，抬头看着小次郎追问道：“噢？比如说？”

小次郎喝了口清酒，答道：“比如用筷子，忌扭转筷子，用嘴舔取粘在筷子上的饭粒，这是一种坏毛病，没出息；忌拿筷子在餐桌上游寻食物，这是缺乏教养的表现；忌用同一双筷子让大家依次夹拨食物，会使人联想起佛教火化仪式中传递死者骨殖的场面。忌用筷子穿、插着食物吃，这不该是饭桌上应有的举动。”

小次郎顿了顿，喝完杯子里的清酒，接着说：“正在吃饭的时候，不能够一边拿着勺子，一边去招呼客人，而是一定要先把勺子规规矩矩地放好，然后再起身去招呼客人，就算客人已经走到了身边，也要先将勺子放在桌上，再和客人说话，否则对于有教养的家庭来说，是一种极其不礼貌的行为。”

我和司徒天相视一眼，我们俩一瞬间感觉自己增长了不少知识。

于是司徒天说：“小次郎，你以后多跟我们说些日本礼仪，不然到时候被人嘲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司徒天说完后对我使眼色，我很赞同司徒天的建议，但我对司徒天变得好学了而感到奇怪。司徒天见我不吭声，便用力掐我的手臂，我忍着抽他耳光的冲动，附和道：“是啊，拜托你啦，小次郎！”

小次郎颇为无奈地点了点头，付账之后，我们三个人搭乘地铁原路返回。

日本地铁的速度很快，钻出地铁站后，我们此刻正走在回学校的街道上。

走了好一段路，在我们前面的小次郎停下脚步，我和司徒天聊着聊着也没看路，差点撞上他。顺着小次郎的目光看过去，一个衣着朴素双目失明的男孩子在弹吉他，吉他的旋律非常好听，男孩的身旁有个音响，放着日本古时候的民谣，他在自弹自唱。

我们停下来听了几曲，小次郎上前投了一些零钱，我也让司徒天上前去



支持这个有梦想的男孩。梦想这个词，有时离我们很近，但有时又很远。不过，只要有一个人支持追梦人，追梦人就会有勇气向梦想继续前进。

回到寝室，我盯着墙上的一幅怪画看了许久，因为画上那棵树很离奇，树的躯干上居然有一张人脸。小次郎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白逸君，这东西叫浮世绘，也就是日本的风俗画或版画，有些画师会根据日本古代传说作画，你想知道这幅画上的人脸树有什么故事吗？”

我还没开口，司徒天插了一句：“小次郎，你听过这故事？快说给我们听。”

小次郎这家伙故意吊我和司徒天的胃口，坏笑着说：“你们真的想听？”

司徒天翻了个白眼，挥着他的拳头，非常不爽地说：“小次郎，你快点说啊！”

小次郎这家伙却忽然摇了摇头，耸耸肩贼笑道：“其实，我也不知道。”

说了老半天，原来这小子是在耍我跟司徒天，我们俩把他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2)

转眼之间，我跟司徒天到东京大学已经有一个礼拜了，由于多年来阅尽各类岛国小电影，还上过短期的日语补习班，勉强能与岛国妹子沟通，只是不太流利而已。

这会儿，我正在给对面刚认识不久的日本妹子铃木千夏，讲中国湘西一带的赶尸故事。还别说，铃木妹子听得两眼直冒光，按照如此大好形势，我应该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

司徒天见状很是不爽，冷嘲热讽道：“白逸，你又在忽悠铃木了？”

我发现他想打扰我泡妹子，立马反驳道：“司徒，一边儿去，少给我捣乱！”

铃木千夏听完赶尸的奇闻后，故作神秘一笑：“白逸君，我相信你讲的故

事，其实，我们学校的学生私底下都在传，据说东京大学前身是一个巨大的坟场，在平安时代大阴阳师安倍晴明推算下，以活人生祭的形式活埋数万女子，能杀死妖怪。”

我皱着眉头，突然追问道：“铃木，你口中这个活祭坟场是传说，还是真实事件？”

铃木点了点头，兴致勃勃道：“在东京大学还有很多传说，活祭坟场的细节你想听吗？”

司徒天听到这来了兴趣，立马搬上自己的椅子跑到铃木千夏旁边坐着，详细地追问道：“铃木同学，你快讲讲啊。”

说句心里话，光是活祭坟场四个字，都让我脊椎发凉，但是当着铃木千夏和司徒天的面，不能让他们认为我是一个胆小鬼，只有硬着头皮点头答应，以下是铃木千夏讲述的故事。

日本东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早在平安时代，日本定都于此，魑魅魍魉横行。据说，当时的日本天皇在大阴阳师安倍晴明的建议下，以活人生祭这种形式，确定好几处阴气浓郁之地选定数万名女子，将她们残忍杀害，多半都是用武士刀直接砍断头颅。女子们死前被强制吞下阴阳师特别炼制的脱骨香，脱骨香能引来妖怪。其香可飘百里，妖怪闻了，必定会按香味寻来。

铃木千夏说到此处，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极为恐怖的场景，一排排女子吃完脱骨香，一起跪在地上，她们的面前有一个大坑，后面站着一排手持武士刀的刀客，齐齐挥刀把她们的脑袋砍下。我光想想都起鸡皮疙瘩，而铃木千夏这个大美女，居然还面不改色的再继续讲述。

终于，在活祭万名女子之后，血气引来妖怪，最后妖怪们开始疯狂啃食那些女尸，妖怪们并不知道，这些女人死前都生吞了脱骨香，躲在暗处的阴阳师见状，赶快发动脱骨香的奇效。凡是吃了女尸肉的妖怪，脱骨香会不断加热，妖怪体内宛如烈火焚烧，最终爆体身亡。

可惜，好景不长，这次万人活祭只消灭了一部分妖怪，当时天皇陛下身



边有不少小人和奸臣。其中一位叫梅川的阴阳师见天皇陛下为解决妖怪之事，终日面带愁容，不禁想出一个变态的法子，并在私底下偷偷告诉了天皇。

铃木千夏忽然停下来，转过脑袋微笑着问道：“你们猜，梅川想到了什么法子？”

我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听一个大美女讲如此恐怖的故事，简直是一种自虐的行为。偏偏活祭坟场这个怪诞传说，又让我十分好奇，我认真想了想，反问道：“他要屠杀所有女子？”

司徒天挑了挑眉毛，一脸你是白痴的表情反击道：“白逸，你傻啊？要真屠杀所有女子，还不引起全国暴乱？那个叫梅川的阴阳师，应该是建议当时的天皇，颁布了什么法令吧？”

“没错！”铃木千夏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建议让所有的女子都生吃脱骨香！”

“什么？”我不禁失声大叫道，居然还想出如此恶毒的方法，真是变态。

“天皇立马颁布法令。”铃木千夏无奈叹息，“虽说消灭大量妖怪，但女子死伤无数。”

司徒天打了个哆嗦，接茬说道：“铃木，你刚才说的生人活祭真是太恐怖了。”

铃木千夏来回看了一下四周，压低声音：“其实，我也不清楚，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不过，平安时代百妖横行，妖怪不待在水远山遥的森林或深山中，城市被妖怪大肆入侵，京都沦为魑魅魍魉的巢穴，为了封印妖怪，不惜活祭吃了脱骨香的数万女子，最终连人带妖一并消灭，应该是真事！”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下意识地问道：“铃木，那学校为什么要建在坟场上？”

铃木千夏冲我耸了耸肩膀：“这我就知道了，记住我的忠告，晚上千万别去学校后山。”

司徒天坐在铃木身旁，继续追问：“为啥不能去后山？难道后山有